

爱情这东西她没经历过
也从未想过自己怎么就成了「真爱」呢？

清川日常

多多木
著



下





清川日常

多木木多 著

下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川日常 (上、下) / 多木木多著. — 石家庄: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511-2180-4

I. ①清… II. ①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6310号

书 名: 清川日常 (上、下)

著 者: 多木木多

策 划: 张采鑫

责任编辑: 于怀新

特约编辑: 翡 翠

美术编辑: 许宝坤

责任校对: 齐 欣

封面设计: 刘 艳

内文设计: 曾 珠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42.5

字 数: 980千字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2180-4

定 价: 5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一章	有女名薇····· 001
第二章	争奇斗妍····· 015
第三章	宠爱如荆····· 030
第四章	无妄之灾····· 047
第五章	神仙打架····· 063
第六章	情窦初开····· 077
第七章	君心如山····· 093
第八章	懵懵懂懂····· 109
第九章	李薇有喜····· 125
第十章	闭府读书····· 142

第十一章	母子兄弟····· 159
第十二章	李薇产女····· 177
第十三章	几家心思····· 195
第十四章	得偿所愿····· 218
第十五章	踌躇满志····· 235
第十六章	养儿教女····· 250
第十七章	怅然若失····· 264
第十八章	步步紧逼····· 284
第十九章	我心匪石····· 302
第二十章	一步一步····· 318

目 录



目录

第二十一章	渐渐成长 …… 335
第二十二章	公主悲歌 …… 351
第二十三章	红颜如画 …… 368
第二十四章	春色如新 …… 385
第二十五章	各怀心事 …… 399
第二十六章	父老子壮 …… 416
第二十七章	兄友弟恭 …… 433
第二十八章	登高望远 …… 449
第二十九章	耳闻心惊 …… 466
第三十章	得陇望蜀 …… 483
第二十一章	各有心思 …… 500
第二十二章	水入油锅 …… 518
第二十三章	且顾眼下 …… 534
第二十四章	幼树临风 …… 549
第二十五章	前车之鉴 …… 567
第二十六章	子肖其父 …… 582
第二十七章	情孽私心 …… 597
第二十八章	心中有情 …… 616
第二十九章	千般算尽 …… 634
第四十章	始终如一 …… 652

“大阿哥都长这么大了。”八福晋摸摸大阿哥的小脑袋，对元英笑道，“嫂子真是好福气。”

大阿哥已经五岁了，八福晋成亲也已经五年了。这五年里，她跟八爷二人琴瑟甚笃，在她之前伺候八爷的两个格格连八爷的一根手指都摸不着。

要说有什么不足，就是五年了，她都没有好消息。

所以她看到大阿哥才会这么喜欢，抱着就亲个没够。

“好了，他小孩子家，别夸了。”元英笑道，让奶娘把大阿哥给带下去了。这几年她跟八福晋的关系倒是不错，七福晋就没那么近了。

说起七福晋，八福晋也是恨铁不成钢，道：“她的脾气也太软了。说起来还是同族的呢，就能欺负得老七家的没处站！”

两人同年成亲，在妯娌之间便多了一份缘分，交往起来也更容易些。可八福晋越来越看不上七福晋，皆因她觉得七福晋为人懦弱，连格格都压不下去。现在七爷府上已经有了一子一女，却全是同一个格格生的。最让八福晋看不过去的是，那个格格跟七福晋是同族，都是姓纳喇氏。

元英不像八福晋那么同仇敌忾，道：“她也是没办法，你就别怪她了。”

八福晋一仰下巴：“要是我，就不会这样！敢在我跟前齜一齜牙，看我弄不死她！”

元英笑道：“我就喜欢你这脾气。”她叹道，“不过男人站在那边，她能怎么办呢？”

八福晋也闭了嘴，她心里是挺得意的。因为八爷就是站在她这边，从她一进府就只喜欢她一个。

她美滋滋地喝着茶，吃着点心，道：“嫂子这里的点心就是好，这种糕我们府上的厨子就不会做。”

元英没接话，八福晋尝了一块鸡蛋糕，拍掉手上的渣子，说：“嫂子，我听我们爷

说七贝勒那边好像要请封侧福晋了。”

八爷现管着内务府，这种消息他说的就肯定是真的。

元英心里一沉，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八福晋叹道：“这下子，七嫂的日子只怕就更难过了。”

送走八福晋，元英回来坐着不说话。庄嬷嬷刚才就在屋里伺候，这会儿她悄悄说：“福晋，咱们要不要拿个主意？”

元英待她不算冷淡，但跟福嬷嬷那时还是不同。福嬷嬷能跟她说私房话，庄嬷嬷就不敢。可庄嬷嬷想立功，想当福晋的心腹，自然要找机会表现。

元英道：“拿什么主意？”

庄嬷嬷忙道：“咱们总要提前预备着，万一咱们爷也想请封个侧福晋……”

各府的侧福晋封起来挺容易的——

第一，爷们喜欢，肯费这个事；第二，生的有孩子，是阿哥是格格都没事。有这两条就行了。朝廷是不管的，侧福晋就是因子而封。有功劳，替爱新觉罗家开枝散叶就能请封，一般而言，多数都是为了给府里的孩子提身份。这个每年都能往上递，不跟秀女似的还要三年一回地撞大运。所以实在没什么难的。

李格格已经有了一子一女，宠爱也是杠杠的。要说庄嬷嬷都稀奇，怎么老不见四爷给李格格请封呢？不过这也就是个早晚的事，她也一直预备着给福晋出主意想办法。

“爷要是想封，咱们能有什么主意？”元英淡淡道。

庄嬷嬷道：“那不是……还有宋格格吗？论资格，她比李格格伺候四爷的日子还长呢。论生的孩子，宋格格也是两个。大格格和三格格身子骨还不好，提了额娘的身份，对她们也有好处。”

元英摇摇头。两年前李氏生二阿哥时的事府里知道的人不多，虽说打罚了不少人，但都含糊地说是犯了规矩，好叫底下人更警醒些，毕竟算是丑事。但四爷心里有数的。她可不认为四爷能忘了宋氏的事。

“不用再说了，四爷现在不在京，府里诸事繁杂，别让人钻了空子。”

一个月前，皇上奉皇太后出巡，带着四爷一道去了。

庄嬷嬷还想再劝，在她看来李格格才是个棘手的，宋格格早过气了，就指着福晋高抬贵手抬举她才能过好日子。这时把宋格格推出来，挡了李格格的路才是正经。

元英摆摆手让她下去，起身去里屋读经了。

庄嬷嬷只好出去了。

坐在菩萨前，元英捻着念珠，念着熟悉的经书。

这尊菩萨还是乌拉那拉家进上来的。

一年前，她额娘去了，她已经嫁到了四贝勒府，只能让庄嬷嬷带着葡萄去替她哭一场。现在娘家那边，也只剩下一个同母的哥哥在，余下的都是异母之子。

当家的自然不是她的亲哥哥，而是长兄乌拉那拉·星辉。

没什么好不服气的。长兄比他们兄弟大了十几岁呢，他们落地时，大哥都快要成亲了。

现在她跟家里也远了几分了，嫂子们说话跟额娘不同，亲近不足，恭敬有余。讲起来都是说自家孩子多，为她着想的少。

亲嫂子还算能说两句实在话，但限于眼界见识，说来说去也就是让她多生两个孩子。她怎么说？

对着额娘，她能说她拿四爷没办法。对着嫂子，她能开口吗？只好沉下脸，嫂子自然再也不敢提起了。自从李氏生了二阿哥之后，他就再也没进过她的屋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她觉得就算李氏真封了侧福晋也没什么了。四爷都想不起她了，她还管李氏封不封侧福晋？

她管不到。

她跟四爷都没话说。要是两人还像大阿哥刚落地那时，还能坐在一起说说话，他还会到她屋里歇，那她还能提一提侧福晋的事，说说是先赏宋氏好，还是赏李氏？

关系好了，说这个叫商量事。

关系不好了，说这个就是居心叵测。

所以她不能说。

她只能等，只能看。看李氏能受宠到几时，等她失宠的那天。

在这之前，她只要顾好她的大阿哥就行了。

额尔赫趴在炕桌上看着李薇手里的针线，道：“额娘，这是给阿玛做的吗？”

二阿哥跟在她身后，扑到她腿上说：“额娘，我也要！”

李薇手上正忙着做衣服，闻言只是拍拍二阿哥的脑袋，对额尔赫道：“你也该学起来了，我让人给你拿个竹绷子过来，你挨着我绣个花儿吧。”

她现在可忙得很。以前只用给四爷一个做衣服，现在又添了两个宝贝。不过她手艺不佳，所以只做里衣、袜子，偶尔给孩子们缝个布袋，连荷包都少做。上次做荷包还是给四爷的，前后花了足有小半年的工夫。要是能让四爷佩个一年半载的也不枉她的辛苦，只是被额尔赫一眼瞧中拿来装她的山楂糖了。

四爷当时就笑了，她只好跟他说再给他重做一个，新的那个刚起个底，离做成还早呢。

玉瓶很快送上绷子、布头和针线，额尔赫乖乖地坐着，李薇手把手地教她先拿纸描个样子，再拓在布头上。

“不必枝枝梢梢都画上，画得你能看懂，能记住就行。”李薇道。

额尔赫“嗯”了声，一脸认真的样子。

李薇为了提高她的积极性，就道：“给你阿玛绣个帕子好不好？咱们让人给他送去。”

额尔赫重重点头，二阿哥扒着炕桌桌沿，说：“我也要，我也给阿玛做帕子。”

额尔赫头都不抬：“你不用，你多写几张字送过去就行了，阿玛回来一准要考你。”

李薇好笑地摸了摸二阿哥的大脑门儿。

本来今年就该让二阿哥也挪到前头去，只是四爷跟着康熙爷去热河了，二月就走了，这挪院子的事就先放下来了。他不在，她这里就像没了主心骨。所以也不想叫二阿哥离了她的眼前，先这么混着，等他回来再安排。

白天在屋里没事做，她的衣服都做得有半箱了。

这一勤快起来，手上的活计可熟练不少，李薇都想笑。在家里练的好手艺，进宫后想不起来做就生疏了。现在闲了又捡起来，竟然还没当年做得好。

当年大阿哥往前院搬的时候，额尔赫已经读了一年的书了，挺有自信地说打算教大弟弟读书，李薇忙拦着她，指着二阿哥道：“那还早呢，你先拿你二弟练练手吧。”

胤禛一进来就看到了，堂屋里摆八仙桌的地方改成了课堂，一个普通屏风大小的木板子立在那里，上面黏着一张白纸。额尔赫脸上、袖子上、手上甩得都是墨点子，还一本正经地教二阿哥念。

看上面写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胤禛一笑，抬腿进了西侧间，看李薇坐在榻上绣东西，道：“额尔赫这笔字是有点几味道了。”他走过来探头一看，“这是给二阿哥做的？”

李薇把裤裆一露，笑道：“还是开裆的呢。”

胤禛就笑了，指着她道：“二阿哥早就不肯穿开裆裤了，你这个额娘啊！”

二阿哥一岁多了，懂事后知道羞了，最恨穿开裆裤，每当要穿就在榻上不依啊不依。他现在白天已经能控制尿尿了，就是晚上偶尔还会尿个床。

李薇道：“这不是天热嘛，我是怕他屁股再腌了。”

小孩子屁股嫩，二阿哥足月生，四个奶娘加李薇一起喂，周岁时胳膊和腿跟那白胖的藕节似的，那叫一个可爱喜人。不过胖小孩是萌了，就是容易生痱子。李薇还算比较注意的，一到天热就在他的洗澡水里放了金银花，每天晚上睡觉也让奶娘注意看着，别睡得一身汗旁边的人还不知道。结果他的肉太厚了，肉叠肉的，还是生了痱子湿疹，特别是屁股沟，红艳艳的一片看着就替他难受。他自己也哭，又痒又不让抓，上了药就蜇得慌。所以李薇才琢磨着让他穿开裆的，这样好歹通风透气了。

才穿了半个月不到，连胤禛都知道二阿哥最不愿意穿开裆裤。偏偏他亲爱的额娘已经打算把他所有的裤子都做成开裆的了。

结果一下子就穿了好几年。谁叫他这痱子年年天一热就起呢？

胤禛道壶犁的折子康熙爷已经看过了，交工部正式当个项目开始做。所以，他这回算是办了个亮眼的差，十分之快活。于是就被康熙爷给带出去了。

李薇也愣了，没想到她还真做了一回大贡献。

“都是你的功劳，说吧，想让爷怎么赏你？”胤禛这是高兴了来显摆的。

李薇听懂了自然要捧场，她想想道：“我想见见家里人，我爹和我娘还没见过二阿哥呢。我还想让爷带我们去庄子上住两天。”趁着他走之前赶紧说，晚了就来不及了。

“都应了你。干脆叫你家里人去庄子上见吧。”胤禛笑道。

四爷说话一向是这么爽快。

于是，第二天就开去了庄子上。

每年夏天，四爷在府里，并且心情不赖就会带家人到庄子上避暑。不过到现在这也才是李薇第二次来而已。

比起上回，庄子上各种基础建设已经越来越好了。首先就起了更多的青砖大房子、环境清幽雅致的小院落等。

一到庄子上，四爷就举手一挥：儿郎们，随大王去跑马吧。

李薇这边行李才放下，还未来得及进屋洗漱，重新换身衣服梳个妆就被直接拉到了跑马场。

庄园里大部分的山林野地，只要不种庄稼养果树，全归入了跑马场。

四爷带着撒欢的额尔赫和大阿哥跑出去了，李薇跟二阿哥坐车，这小子一来就扒着窗子问出跟他姐当年一样的傻问题：“额娘，这园子真大啊！”

李薇坏心眼地逗儿子：“想不想知道墙在哪儿啊？”

二阿哥乖乖地点头，她良心发作，摸摸他的小脑袋说：“这是你阿玛的庄子，没有墙。”

二阿哥还挺会举一反三的，道：“那要是有人跑进来怎么办？”

李薇把这个问题留给他英明神武的阿玛解答。

溜达完一圈后，四爷带着闺女儿子凯旋。

额尔赫和大阿哥虽然都能保证稳稳当地坐在马鞍上，但让他俩骑马跟上四爷那是天方夜谭。所以其实是由人在前头牵着马缰，一路狂奔地牵着马跟着四爷跑了一趟。

李薇觉得这纯属折腾人。

但在这群被洗脑的人看来，能被选中护卫小格格和小阿哥跑马，那是无上荣耀！

你跑得不够快，体力不够好，长得不够帅，没让四爷看上能行？所以能牵这一趟跑下来，那就是盖章认定的四爷看好的勇士！巴图鲁！

所以跟着跑回来的人虽然累得够呛，但无一不是欢乐得就像中了大奖。

胤禛过来掀起车帘把二阿哥抱出来：“二阿哥想不想跑？阿玛带着你跑一圈吧？”

二阿哥举手欢呼带香吻，向他阿玛表达了他的心情。

李薇心疼闺女，探头出去问：“额尔赫，你要不要歇歇？”

其实让孩子板着腰背一直坐在颠得跟过山车似的马背上也是很累人的。可惜额尔赫一点儿都没领会到额娘的心意，豪迈地一摇头一抹汗，说：“阿玛，我也想再跑一趟！”

胤禛满意地点点头，问大阿哥：“大阿哥要是累了就先下去歇歇。”

随行的苏培盛此时带着七八辆板车过来了，看苏公公坐在板车上被风刮得一脸一身都是土，李薇跟玉瓶凑一块儿偷笑起来。

苏培盛挺爱摆个架子，所以偶尔出回丑大家就都挺爱看的。

“李主子，主子爷道今天在外头用膳，奴才已经带着人过来了，您看……”苏培盛晒得脖子都红了。

李薇的车里还摆着冰，拿铜箱子盖着，手放在上头冰冰凉的，里面还摆了两陶瓮的酸梅汤和凉茶。

她自是清凉无汗，点头道：“让人寻个地方收拾干净，扎帐篷吧。”

“喳。”苏培盛领命而去。

扎帐篷是满人的看家本领，不一会儿大小几个帐篷就都扎好了。之所以要扎，倒不是说打算在野地里过夜，而是为了让主子们更衣使的。

几丈远的地方灶台也搭起来了，切切炒炒都开始预备着。

李薇从车里换到帐篷里，玉瓶已经带人进去瞧过了，出来问她：“主子要不要更衣？”

“一会儿。”李薇道，“问苏培盛，四爷要喝的茶煮了吗？饭先等等，一会儿先上茶。”

玉瓶道：“他肯定忘不了。”

说话间，远处已经看到了回来的四爷和孩子们。

胤禛的马比一旁的小马要高半个头，却是轻快小步慢跑，跟额尔赫和大阿哥的小马齐头并进跑过来的。

李薇赶紧迎上去，他把二阿哥先递给她。

“乖乖，怎么了？”李薇一眼就看到二阿哥出去跑这一趟不但没高兴，反而是哭着脸回来的。

二阿哥抱住她的脖子，把小脸埋在她肩上了。

她指着他对胤禛做口型：怎么了？

胤禛笑起来。

额尔赫被太监扶下来，跑过来拉着李薇回到帐篷里才悄悄告诉她：“二弟在外头尿了。”身后，胤禛带着大阿哥进来了。

李薇吓了一跳，忙问他：“没尿你身上吧？”

胤禛看了眼一脸委屈劲的二阿哥，笑道：“差一点儿。”幸好他觉得腿上一热就赶紧问，接着就勒马停下，亲自抱着儿子去一边小解。

各自散开换衣服。李薇抱着二阿哥跟着胤禛走，她担心儿子幼小的心灵受伤害了。

于是爹在这边让太监换，娘在这边给儿子换。

二阿哥一千一万个不乐意，非要躲到屏风后去。

李薇跟他解释，那边是尿尿的。

一提尿尿，二阿哥就更不高兴了。李薇惊讶地发现他跟他阿玛有一点特像！一脸红连头顶都是红的！他阿玛的脑袋不能碰，此时逮着这小脑袋可以尽情摸了。她一边摸一边还看四爷，用眼神示意：瞧你儿子像你吧？

胤禛也笑着瞪了她一眼，虚点点她。

衣服换好出来，二阿哥那点儿别扭劲就散了。

今天在外头用膳可是新鲜得很，三个孩子全是头一回，配着青山绿水加没有墙围着的天地，饭都好吃了几分。

庄子上说是野味儿多，也就多了道孢子。别的跟府里没什么两样，唯一稀奇的就是眼前的景致，坐野地里吃饭可是新奇得很。

就冲这景，李薇都乐意在这里多看两眼，心旷神怡啊！

胤禛却是嫌这里有风尘，吃了两口就停了筷子，跟她说起了二阿哥刚才尿尿的趣事。两人怕下头的二阿哥听见了又闹别扭，就跟说悄悄话似的凑在一起说。

“抱他下马就想赶紧让他尿，怕他憋不住了，结果嫌这里太近了，再往前走找不到树，死活不肯尿。”胤禛算是领会到二阿哥这强烈的自尊心了，“带着他往前又走了

十余丈才找到肯尿尿的地方。”

李薇没想到他这么宠孩子，能由着二阿哥走出十余丈最后找个肯安心尿尿的地方。要是她，估计就一句“就在这里尿吧，别多事了”就完了。她这么说，胤禛笑道：“回头尿了裤子，下回就知道厉害了。”原来他是想这么对孩子。李薇觉得，二阿哥能逃过一劫还是挺幸运的。

四爷府，庄嬷嬷送走大夫后来到正院。

“大格格和三格格怎么样了？”元英问，“大夫怎么说？”

庄嬷嬷叹道：“大夫给三格格开了两剂药，但是说能不喝还是不喝了，就用绿豆水。”

三格格这个病生得冤枉。她身体弱，爱着个凉发个烧的。所以屋里的奶娘丫头都紧张，特别是冬天时，屋里几乎是整天整夜地烧着炕。

结果大概是夜里三格格热出了汗又踢了被子，后来冻着了又自己把被子给盖上，结果守夜的就未发现，这一来一去的，早上三格格就发烧了，一连串的小喷嚏小咳嗽，把奶娘和丫头的脸都给吓白了。

照大夫说的，三格格病得并不重，连药都不用吃。

可叫庄嬷嬷看，三格格躺在那里小脸煞白，喘气又急又促，看着病得不轻啊。

“大夫说格格在出汗，问题不大。福晋放心吧。”庄嬷嬷道。

“那就好。”元英松了口气，“大格格呢？”

大格格一直在照顾妹妹，她的身体也不怎么好，只比三格格好一点点儿。没额娘的孩子心思重。之前四爷要带孩子们去庄子，元英想着三格格病了，她留下照顾三格格，让大格格跟着去。

结果大格格哭求说想照顾妹妹不想去玩。

元英让奶娘劝她，不知奶娘是怎么劝的，一夜过去，大格格也不舒服了，连床都下不了。得了，这也不必去了，再请大夫吧。

庄嬷嬷道：“大格格那边倒是有些厉害，大夫开了舒心散和活络丹，让大格格平时吃着，少些忧思……”

元英皱眉叹道：“她一个小孩子，忧的什么？”

庄嬷嬷噤了声。

元英停了会儿，问她：“宋氏那边最近找人来见格格们了？”

庄嬷嬷忙道：“没有，我都叫人瞧着呢。宋氏就给大格格和二格格做了几件衣裳。”

元英方不再问了。

庄嬷嬷出来后，大格格的奶娘过来找她，悄悄塞了二两银子，道：“能不能叫宋格格过来瞧一眼？我实在是心疼我们姑娘。”奶娘说着，眼圈就红了。

庄嬷嬷把银子给她塞回去，悄声道：“快别说了。你要为你们姑娘好，就教她把福晋当额娘来孝顺。宋氏……就忘了吧。”

庄子上一行，胤禛心里既欢喜府里人丁兴旺，又觉得阿哥还是有些少，再加上三个女儿里两个身体都不好，说起来还是让他忧心。倒是素素的额尔赫和二阿哥都长得又好

又机灵，让他心里更爱她几分。既然心里喜欢她，自然就想抬举她。何况还有二阿哥。

他袁是打算再过两年，到时李家也能提起来了，素素说不定又会给他添个孩子，到时给她请封侧福晋才叫风光。而且，大阿哥过两年养得也能带出去见人了，侧福晋的事才不会对他有影响——三爷当年的事给他的教训就是府里嫡庶不分是大忌。正好大阿哥和二阿哥差了几岁，他再把这差距拉得大些。等府外都认得大阿哥了，就算抬举素素和二阿哥也不怕了。只是他心里总不是滋味。

她若要了，他反倒能狠心让她多等几年。偏偏自从份例提成侧福晋后，府里人人都说等二阿哥落地，她就是府里的侧福晋。一说就是两年过去，今年二阿哥都要往前院搬了，别人都当这侧福晋一事不算了，她还是如老僧入定似的不吭声。连在他面前旁敲侧击地提上一两句都没有。这叫他怎么忍心再晾着她？

本来就是该给她的。比福晋还早伺候他，从来到他身边起就恭敬孝顺，无一不好。何况就算看在二阿哥的面上，他也该给她这份体面。

胤禛轻轻吁了口气，打定主意等伴驾回来就上折子给她请封。

李薇正沉浸在见过家人的幸福当中。阿玛还是那么帅，大弟已经成亲了，而且生的孩子比她还多，她才两个，大弟媳妇已经生了三个了。二弟也有一子一女了，往下的三弟正在说亲，四弟听说家里有安排，逼着他用功苦读日后好考状元。

李薇心道没看出四弟长了读书的脑子啊，怕家里逼孩子，特意跟觉尔察氏说别逼弟弟，他要能读呢就让他读，读不出来也别难为他。

觉尔察氏皱眉道：“你就别管了，我都有数。你呢？在府里还好吗？没事就待在屋里做做针线，你的脾气不好，别出去再惹着人了。”

李薇骄傲道：“额娘您不知道，我现在脾气可好了！”遇上四爷，她的脾气那是早就升华了。

觉尔察氏冷眼看她：“哼！”吹吧！

从庄子上回来不久，四爷就随着圣驾出发了，这一走就是大半年难得回来，平日连个音讯也通不成。

李薇与福晋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过日子。年头日久，对彼此的脾性也算了解。李薇猜福晋不来招惹她，估计是在顾忌大阿哥。

大阿哥跟额尔赫一起读书后，额尔赫嘴里常能听到大阿哥的事。自家弟弟天天见，大阿哥这个弟弟可是很少见的。少见就稀罕，李薇能理解额尔赫对大阿哥超乎寻常的兴趣。归根结底还是见的同龄小孩太少。

她觉得自家闺女对大阿哥这么热情没什么，可显然别人不这么想。不出几日，额尔赫就在花园遇上大格格了。

额尔赫去逛花园一般都会逛到李薇让人去喊才会回来，不然她能在花园里从下午玩到天黑。

这天玉瓶去喊二格格回家吃饭，回来就告诉了李薇一个新闻。

“你说遇上了大格格？”李薇好生惊讶。

别说额尔赫没见过几次她的小姐妹，就连李薇也就逢年过节见见。可见府里几个孩子平时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而且，两边都有默契，要是她的额尔赫带着弟弟在花园，大格格就是到了花园门口，问清里头有谁也会避开的。

今天额尔赫能在花园里头遇上人，这就不对。不过一想就明白了。

李薇好笑地对柳嬷嬷和玉瓶道：“你们说这是什么意思？”听说还是病好以后头一回出屋子。不过大格格和三格格生病的事她没跟额尔赫提，这里也不兴去探病什么的，顶多让底下人走一趟。

柳嬷嬷教过她，说是怕格格们探个病再把病给过到自己身上来了。

玉瓶捂着嘴笑，柳嬷嬷在纳鞋底，拿针在头发上划了两下，笑道：“也算是好事，这下咱们二格格有人陪了。”她用力把针穿过浆过的鞋底子后，叹道，“一家子姐妹，偏弄得还不如在胡同里长得熟悉。”

造孽啊。

李薇在心底默默接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她跟福晋之间水火不相容，底下人自然有样学样，甚至只会比她们这两个主子做得更过分。

至少她没教过额尔赫避开福晋那边长大的大格格和大阿哥，她也没给照顾额尔赫的奶娘这么交代过。还是这些下人的举动教会了她，什么叫泾渭分明。

让她知道自欺欺人是没用的。在外头还能粉饰太平，在府里就赤裸裸的了。

比起大阿哥，新出现的大姐姐当然更叫额尔赫喜欢。都是女孩子，又是早就听说过的大姐姐。虽然平时两人很少见面说话，每回又都是大人的场合，但知道两人是亲姐妹，额尔赫自己心底就存了份亲近。

李薇问她都跟大姐姐说了什么？

额尔赫说：“我们说了三妹妹。额娘，之前咱们去庄子上的时候，三妹妹又生病了。听说是热着了，要不咱们分点儿冰给他们吧？”她是刚知道，就想做点儿什么。

额尔赫是有冰山用的，二阿哥小时候不用冰山是怕他不知冷热，当时又不会说话，只能靠照顾他的大人精心点儿。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也都会说话了，李薇就给孩子们的屋里都用上了冰山。

天一热就有，所以额尔赫尝过冰山的好处就不能想象没有冰山的夏天要怎么过。

李薇拍拍她的脑袋，悄悄告诉她，她和二弟弟的冰山都是她偷偷给他们用的。

额尔赫捂住嘴，瞪大眼，小声问她：“偷偷的？”

怎么是偷偷的呢？

李薇肯定点头，沉痛道：“偷偷的。”她还是悄悄告诉她，“小孩子不能用冰山。”她指正院的方向，“所以你三妹妹才没冰山用。”

额尔赫吓了一大跳！

李薇继续沉痛道：“如果告诉别人你有冰山用，那你的冰山也要被收走了，所以额

娘不能把冰山分给你三妹妹啊。她那边都不是我的人，额娘管不住他们，万一被人发现，额娘也要受罚的。”

额尔赫很坚定地说：“那就不分给他们了。咱们偷偷用，不让别人知道。”

李薇点头：“嗯！”

之后，额尔赫的奶娘告诉李薇，说额尔赫让人都用布把冰山罩着了。

额尔赫屋里的冰山是特意雕的猴子、老虎之类的小动物，童趣可爱。这么罩着多不好看啊，后来，四爷知道了，还问李薇。

她只好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拉：“听说这样罩着化得慢……”然后被四爷责备小家子气！

额尔赫跟大姐的游戏很固定，就是在花园里散散步，坐在亭子里用些茶点，分享下最近新学的绣花花样和络子打法一类。

实在太过于文静，这跟额尔赫喜欢的那种带着百福追绣球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没几次，额尔赫就躲着不去花园了。

跟大姐玩不到一块儿，又不能当着大姐的面自己跑去滚绣球，带着大姐玩……一看大姐就不喜欢啊……额尔赫只好找借口躲着不去花园了。

李薇甚为心疼，就把闺女赶到前院去了。

之前额尔赫也就上午过去读读书习习字，下午不必跟着四爷读书的。但大阿哥的功课表可跟她不同，下午要练弓马，要在校场站桩。十分之辛苦。

额尔赫每旬也就只能去骑两次马而已，听说大阿哥天天都能去校场，她十分羡慕。

李薇劝她：“你去了也不能天天骑马啊。”

额尔赫去了校场，有时还把二阿哥偷偷带去。那里地方大，她可以尽情地跟百福玩滚绣球，大缸也抬过去了，听说四爷偶尔读书读累了也会出来跟百福玩一玩。

校场一侧站着站桩的大阿哥，有谥达和太监们陪着他。谥达是防着大阿哥站久了伤了腿脚，看他快坚持不住就让他活动下。太监们则是准备着茶水毛巾，一脸担忧地看着他们辛苦的小主子。

另一边却是与众不同的热闹。

只见额尔赫穿着小马靴，踢着那个滚在地上的绣球，还有陪她一起玩的百福。百福聪明又机灵，它只要看到小主人快踢到那个球了，就肯定不会去抢主人的球。要是球滚远了，它又会把球给主人顶回来。

府里的都知道东小院有只四爷给的狮子狗，特别得宠。小喜子在府里走动的时候都被人叫喜公公呢。

比他年纪大的，早到府里来的还没混上这称呼呢。也有讨厌他的管他叫狗公公。

总之，这足以说明百福很红很红。

这种很红很红的狗，大阿哥也有一只，也是四爷给的。

数月前，胤禛从书房出来，看到站桩的大阿哥盯着百福看，笑着走过去替他纠正了下姿势，问谥达说已经站了有一刻钟了就叫他停下来活动下筋骨。

“喜欢百福吗？想不想跟百福一起玩球？”他摸摸大阿哥的小脑袋。

大阿哥肃手规矩答道：“儿子不敢懈怠。”

胤禛听这“正确”回答就暗笑，小时候康熙爷问他们要不要玩抽陀螺、要不要去骑马、要不要休息一下时，兄弟们答得多是五花八门。

康熙爷促狭，今日答不敢懈怠的就多布置功课，答想出去玩的就放人出去玩。

兄弟们就学“乖”了，下回康熙爷再问，都答想出去玩。

康熙爷就骂他们一通，说他们不思进取，个个都要抄书。

兄弟们连忙再改过来，下次就都答要专心功课，无心玩耍。

康熙爷把教他们读书的先生和伴读并哈哈珠子全部重罚，说他们应该好好督促阿哥们读书，阿哥们如果觉得功课艰难，那就是他们失职。

兄弟们再往后就各答各的了。有的说爱读书，有的说有功课不懂，有的说想出去玩。

皇阿玛每次的做法都不同，让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胤禛当时悄悄去问他的先生顾八代。顾先生乃一代大儒，教导他时无比用心。却被他连累得吃了板子不说，又是罚跪又是罚俸。

他觉得是他连累了先生，对皇阿玛的喜怒不定又十分迷茫。他对顾八代感情深厚，连这种事都拿来问他。

顾八代只告诉了他一件事：阿哥只管忠心对待陛下，万事都不要瞒骗陛下就行了。陛下圣明烛照，只要阿哥忠心，陛下一定能明白的。

胤禛虽然懵懂不明，却也照着话做。所以他自觉功课完成得不错时，就说想出去玩。有不懂的，就说还要温习。偶尔不想去校场练弓马，也曾借口想练字而躲懒。

但只要康熙爷再问，他一定全说出来。

渐渐地，他发现当他想出去玩时，皇阿玛在考过他功课，问过他想不想出去玩，他说想，皇阿玛就把书一扣，笑道：“那就去吧。”

他说还要温书，皇阿玛就问他还有什么不懂的？他便可趁机讨教。有一次，皇阿玛甚至让大臣在外面等了一个多时辰，就为了替他讲解。

那次，校场里兄弟们要比弓箭。他不想去，就说早上习的字有几个写得不好，要练。皇阿玛发现后竟然笑了一场，拍着他的脑袋说：“老四啊老四，你还会来这一手啊！”

皇阿玛没生气，但之后告诉他满人可以读不好书，但不能不会弓马。当晚，皇阿玛亲自看着他站在那里拉弓五十次，直到他练完了，才让人扶他回屋，给他端来晚膳。

不练完，就没饭吃。

胤禛怀念地叹了口气，八弟落地时，皇阿玛待他还是很亲热的。可是好像就是从九弟和十弟出生前后，皇阿玛对他们这几个已经长大的儿子就没那么关心了。

之后，他们就开始争夺圣宠，争夺皇阿玛的目光。

他们知道自己不再是能背好一篇文章、写一张好字就能得到皇阿玛夸奖的年纪了，他们长大了，他们要像个大人那样让皇阿玛另眼相看。

所以直郡王要领兵，三爷则发愤图强要当第二个纳兰容若。

他……两边都不行，只能当个好儿子、好哥哥和好弟弟。

现在，他打算当个好臣子。

但他不打算像皇阿玛教他们那样来“耍儿子”。

大阿哥站完桩就要拉弓。他现在用的小弓是无弦的，所谓拉弓也仅仅是把弓平举，

做出拉弦如满月的姿态来。但就算这样，十次下来，他的胳膊也开始隐隐发酸。五十次拉下来也不简单，虽然拉上十次可以歇上一会儿，但五十次后还是让他累得不轻。

好容易今天的功课完成了，接下来他就可以在校场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了。

阿玛要他的太监连忙过来，要抱他去树荫下坐着歇息，还有按摩太监来替他松筋骨，揉肩揉胳膊。

他摆摆手，想自己走过去。

“大阿哥。”这时，伺候阿玛的苏公公过来了，他怀里还抱着一只陌生的小狗！

苏培盛笑得别提多软了，弓着腰，几乎是弯着腰一路走过来，却不嫌难受。他小心翼翼地抱着小狗，送到大阿哥面前说：“大阿哥，这是四爷让奴才给您送来的。”

大阿哥不知所措时就伸手抱住了这只对他来说还有些沉、有些大的小奶狗。

小狗跟百福长得很像，就是身上的毛是奶黄色的，在阳光下显得有些白，特别可爱。

苏培盛笑着说：“四爷让您好好照顾这只狗，它叫造化。”

出巡路上，胤禛与几个兄弟难得“亲近”起来。早晚见面不说，白天一起骑马跟着御驾，晚上也要一起在康熙爷的驾前站桩子。康熙爷在屋里看书用膳喝茶见人，他们这群孝顺儿子守在门口眼巴巴地等着皇阿玛叫他们进去见上一见。

不过一般康熙爷都没空搭理他们。偶尔皇上想起外头的儿子了，问一句，他们在外头听梁九功答：“几位爷下了马就过来候着了，还没用膳呢。”

康熙爷道：“哦，那就叫他们回去吃饭吧，明早再过来。”

一众亲兄弟面面相觑，得，明儿见！

本来兄弟们成年后就不像小时候一只蚂蚱一本书就能聊上大半天。大了，没话说了。天天见面，再挤也挤不出多少闲话来啊，天天问“吃了没”一天也只能问三遍，剩下的时候只好举目望天，低头看地，看哪儿就是不看彼此。

胤禛行四，上头除了一个老三爱撩拨他外，下头的弟弟们也不怎么敢来跟他搭话，不等近前就被那张脸给冻回去了。他一摆出兄长的谱教训人，弟弟们皆退避三舍。谁也不是爱犯贱找骂的啊。

守在屋前，上头是哥哥，下头是弟弟。胤禛夹在中间，跟大家伙儿一样两眼放空，倒是想起留在京里的几位兄弟了。

跟着出巡是受罪，但留在京里的人，只怕更难受啊。

三爷自从被抹了郡王后就闷在府里读书，很少出门，这回陪皇上出门也没他的份儿，心里自然不好受。

他们又不用上朝，身上没差事的天天在府里花天酒地都行。有那孝顺的常常进宫请个安，却未必次次都能见到康熙爷。

出门前，胤禛就在乾清宫门口见到了同样在候见的三爷和五爷，过了会儿七爷也来了，兄弟几个都是一笑。

“没想到今天倒来得齐。一会儿太白楼开一桌？”三爷道。

胤禛笑道：“三哥难得请回客，弟弟怎么说都要去的。”

几个兄弟都笑了起来。